

一缕情丝寄清明

“淡烟疏雨清明日，飞絮落花游子心。”融入血脉的眷恋，是来处，亦是归途。每到清明节，游子心中总是满溢着思念。“细雨踏春日，思怀故人时。”清明，是春的节气，是归乡的日子。今日，本报与您分享学生们们的清明思绪，感受他们笔下的清明。

清明河畔

存志外国语学校八(11)班 陈瀚颢

清晨的露珠还悬在枇杷叶尖，温岭的清明河已泛起粼粼波光。河畔的油菜花田像是被谁打翻的颜料罐，金黄泼洒到天边，空气中浮动着艾草与春泥的芬芳。两排高大的柏树郁郁葱葱，历经百年，如今依然静静守护着祖先的墓地。

当第一缕阳光爬上青石台阶时，我们沿着长满青苔的墓道拾级而上。太奶奶的墓碑前，父亲用竹帚扫去陈年的松针，姑姑擦拭着石碑上斑驳的“温岭李氏”字样。我忽然发现碑文里藏着从未见过的曾祖父名字，爷爷便絮絮说起他年轻时撑船运盐的故事。香火袅袅中，那些泛黄的往事忽然有了温度，像清明河的水流漫过脚背，让血脉里的记忆汨汨复苏。

正午的日头晒暖了河边的鹅卵石，表弟突然指着水面惊呼。原来是一群青鳉鱼逆流而上，银亮的脊背划开绸缎似的水面。姑婆说这是“上水鱼”，清明前后总要洄游产卵。我们趴在石拱桥上看得出神，连裤脚被河水打湿了都不曾察觉。

姑婆家的八仙桌上，春笋、艾草、咸菜在瓷盘里铺开春天的色谱。姑姑揉着掺了鼠曲草的面团，教我在麦饼上捏出荷叶边。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麦香混着蒸汽漫出雕花木窗，与河对岸的炊烟在半空缠绵。表弟偷吃馅料沾了满嘴豆沙，被小姨笑着戳额头，那笑声惊飞了檐下的燕子。

暮色将合时，我们沿着清明河放纸船。表妹折的乌篷船载着野花顺流而下，我写的诗笺却被回旋的水涡留在近岸。爷爷说河水通灵性，会替我们记住这个清明。对岸的竹林沙沙作响，仿佛无数先人在风中絮语。此刻的清明河像条缀满星子的绶带，联结了此岸与彼岸的春天。

归途的汽车转过山坳时，我回头望见清明河已隐入暮色。但我知道那些青鳉鱼仍在奋力洄游，麦饼的余温还留在指间，石碑上的名字正被月光温柔擦拭。这个清明教会我，纪念不是把往事锁进檀木匣，而是让记忆像河水般生生不息，载着思念流向更远的春天。

雨落清明，寻迹春光

存志外国语学校七(5)班 周勤佳

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”春和景明，万物盼复苏，春日微寒的清冷气息弥漫在空气里，它们似乎带着枝丫的生气，伴随着新生的到来。清明在冰河渐退的季节，不似夏日蝉鸣声声，也不似秋日海棠悠悠。它的存在，是春日中一曲淡淡的歌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雨幕下的江南，还未盛放的花朵，连日不断的阴雨，似乎这一切都让人认定清明是个凄凉的插曲。清明奠英魂，柏香永存……我走在青瓦白墙的乡村，看撑着伞的行人或提着纯白的鲜花，或身着白衣，匆匆掠过。牛毛一样的细雨之下，我看向远方绵延的青山碧水，心中被渲染出丝丝悲凉。林深处，凉风似霜冰，花鸟不语，蹒跚通幽径。都说清明凄凄，但我却从悲中觉出一份新生。

沿石阶而下，鼻间泛着一股淡淡的药草气息，还夹杂着清冷的甜味。在那一处转角，我与绿相逢于帘间，是一老嫗在做青团。艾草的冷冽清香驱散了我心头的冷意，那一抹盛满生气的绿，张扬地出现在灰沉烟雨之下。许是枝丫间的低语，许是雨声潇潇，我透过那双手下青翠的青团，好像看到满山烟雨，层峦叠嶂的绿带着新生的力量贯穿过去、现在与将来。整个世界都是雨幕，梨花初绽，青色欲显。我仿佛浸透在清明的绿意里，听着绿的情歌在这小巷里婉转悠扬，历经千年悠悠岁

月而不息。回过神，我在这双手下的青团里发现的是带着绿意的新生，这是独属于清明的梦。这抹暮春的绿是雨中春笋，肆意而无声，寻着机会统治这个世界。

踏上层层雨色渲染的石阶，翻过道道野枝残丫，我随着亲人前去奠祖。我看着冢前堆叠的白洁花朵，如纸上之墨般刺目。零星的枯枝断叶似在低低地叹息，柏林湮灭冬的残骸。当我回头，看到的是雨幕里每个人灵魂中的低沉回忆。

但暗沉之中，我看到父亲泪水和雨水混杂的脸庞上，却不仅仅是悲伤之色。雨幕之下，他的眼眸异常明亮，也多了几分追忆。我从他平淡无波的双眼中，却看出了波涛汹涌的情感。原来，清明的雨是思念浑浊的气味，身边之人的离去，是一年一度的潇潇雷雨。清明时节，逝去的亡魂会踏着雨水，与思念之人重逢。绿水盈盈，从山青青。我看着带着泪的父亲，他眼中的光似雨，就在滴落的那一瞬间，雨落成花。

至此，世间繁花绽。清明，逝者重生于思念之人的记忆之中，短暂重逢。年复一年，静候来年清明。

在我所视之中，清明绝不只是祭奠逝者的节日：它是春天里绿的肆意，枝丫初生；它是思念之雨里，逝者的“重生”。梨花初开，待这春雨一停，抬眼满目清明。清明，或许是思念，或许是爱，或许是新生。

槐花风起，思念化雨

存志外国语学校七(12)班 彭莉钦

清明雨在老槐树虬结的枝干上敲着铜钲。花瓣被雨水浸成半透明的翡翠，风掠过时，碎玉似的花瓣簌簌零落，在青砖地上织就一匹流动的锦缎。我站在树荫里，看雨珠顺着枝丫滚落，恍惚间，竹竿叩击树冠的清响惊醒了沉睡的旧时光。

外公采摘槐花时总爱穿那件褪成雾青色的布衫，竹篮簸箕盛着晨露与槐花。外公常说，头簇的槐花是春的信笺，要赶在被太阳晒蔫前收进陶瓮。灶房内，那些沾着雨露的花瓣在他布满沟壑的手掌里翻飞，灶房蒸腾的蜜香裹着槐香的尾调，将整个院落酿成一坛陈年的醇香。蒸笼掀开时，雾气里浮动着槐花的倩影，像宣纸上晕开的淡墨，勾勒出外公佝偻的背影。

去年清明，新抽的槐枝缀满翡翠风铃，风过时便摇响整片山坡的绿意。枝头垂落的槐花，在晨光里凝成琥珀色的星辰。可到了晚春，看着监护仪的波纹渐成平静如水的湖面，我知道，那玻璃窗上映着槐树的剪影，是它把年轮刻进了外公的

皱纹，把根须缠成他掌心的老茧，外公要和槐花一同落了。

拾起外公生前的笔记本，泛黄的页面里是槐花蜜凝成的琥珀色的诗行，歪斜的墨迹间夹杂的干花是时光在宣纸上留下的拓片，那些被雨水洇开的字迹，记录的都是外公对这门手艺的默默坚守，就像槐花在岁月里无声地绽放。

今年，清明雨润湿了碑上的苔藓，我蘸着雨水描摹外公的名字。忽有槐花不知从哪儿乘着风掠过肩头，花瓣里藏着外公对槐花的悠悠情谊。陶罐里的槐花蜜还在发酵，甜中裹挟着微苦的思念，化一勺融进了雨水放在外公的碑前，忙碌了一生的外公终于可以好好品一品了。

“手艺不是朽木，是活着的年轮。”这是外公对我说过的话。我想，这句话又何尝不是说他自己呢？曾经他是温暖我的灯火，如今却是最遥远的星河，千年万载，永不陨灭。“埋骨白云长已矣，空余流水向人间。”抱着那罐槐花蜜，在槐树下看雨，思念如烟。又下雨了，但外公的槐花又开了。

清明节是重聚时

存志外国语学校七(11)班 吴冷嘉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随着绵绵的春雨降下，清明节在今年的4月4日到来。

我们一家带上饭菜等供品走进大山，爬过一条条崎岖的林间小路，绕过一个个阻碍，来到先人的墓前。放下手中的祭品，我们开始忙碌起来，奶奶拿起锄头除去杂草，爷爷和爸爸则动手修剪墓边杂乱的枝条。给祖先烧完纸钱之后，我们和祖先说了会儿话，像是他们还活着般。妈妈教我们说了许多祝词，愿他们在那边过得开心幸福，也希望他们能保佑我们平安顺遂。听着这些话，我的眼前好像浮现出了他们满头白发的慈祥脸庞。孩提时，每当我去拜访，他们总会起身迎接，要么拄着拐杖，要么由小辈扶着，而后扬起笑容，亲切地拉着我的手。那些手有着裂痕和伤疤，并不好看，但被那些手握着，却感觉那么温暖、那么安心。想着、想着，我不由得看向手心，似乎还有余温……回忆涌上心头，天空不知何时下起了绵绵小雨，滴落在脸上。

雨渐渐大了，我们踏上了归途。我转过头望向那细雨中的青山——山上伫立着的树木，山脚下的一块块田地，一片片金黄色的油菜花，一排排个头饱满的卷心菜，无不展现生机勃勃、万物复苏的姿态。让祖辈看到我们的继往开来与此时的春机盎然，或许也是清明的意义之一。

回到家，奶奶烧起了土灶，我们就开始包青团了。灶头泛着艾草香，奶奶的手掌沾满青绿汁水，正把糯米粉揉成光润的面团。爷爷用竹片搅动着豆沙馅，铁锅里腾起甜丝丝的白烟。妈妈手把手教我捏面皮：“收口要像包小被褥。”爸爸往土灶里添柴火，火光映红了他额角的汗珠。蒸笼掀开时，歪歪扭扭的青团挤挤挨挨，一股植物的奇异清香顿时钻入每个人的鼻子。夕阳斜斜爬上八仙桌，爷爷抿着掉馅的团子直笑：“比往年都甜。”

清明节在绵绵春雨中过去。我们在山间与先人重聚，为了缅怀过去。

我们在厨房与亲人重聚，为了期盼未来。

